

开碑帖交融风气之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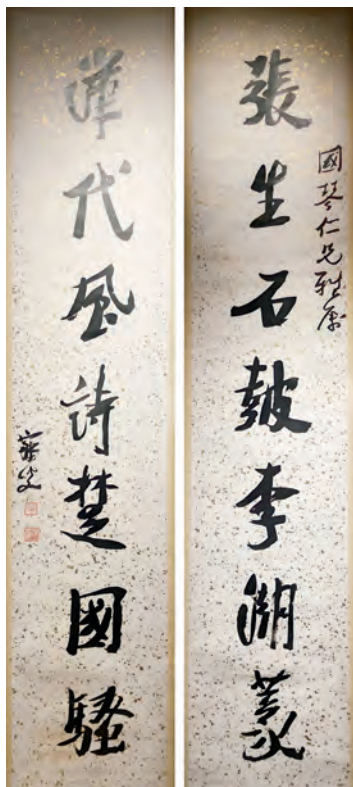
沈曾植的存在，至少提醒了人们，字要写得漂亮不难，难在耐看，难在学邃，难在古厚。

□ 撰稿 | 喻 军

去年春过访嘉兴朱生豪、沈钧儒等名人故居，特别于姚家埭沈曾植（字子培，晚号寐叟）的故宅，逗留时间较长，盖因他的“看点”也多。这是一座四合院式三进两层砖木结构住宅，基本保持原貌，而今作为图文展厅存在。沈曾植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大师级人物。翁同龢、王国维两位帝师对其皆有高评，前者称其“通人”；后者誉其为“道咸以降学界之魁杰”，以为他的成就不亚于顾亭林，精深则超过龚自珍、魏源，为“学术所寄”“邦家之光”。尤其在沈曾植去世后，王国维于挽联中说他乃“大诗人、大学人、大哲人……要为天下哭先生”。须知王国维很少夸人，足见钦服之意。

本文非为探讨沈曾植汪洋恣肆的学术成就，惟以其书法为切入点，略赘数言。实在讲，单就这方面成就而言，沈曾植亦可卓然自雄。近现代于右任、马一浮、谢无量、吕凤子、罗复堪、王遽常等耳熟能详的学者书家，皆曾受其影响。沈曾植还有个著名弟子，名为曾国藩。

大抵书家，无不从帖学打底筑基，沈曾植也不例外。早年学钟繇、索靖，中晚年书风受包世臣、吴让之、黄道周、倪元璐影响颇深，尤得力于“二爨”（即《爨龙颜碑》《爨宝子碑》，尊为“南碑瑰宝”），熔汉隶、北碑、章草于一炉。他极擅铺毫、转指手法，形成体势朴茂、左盘右突、富



沈曾植书法作品。

信息

兹山无尽——石虎最后十年布面纸本重彩画展

近日，“兹山无尽——石虎最后十年布面纸本重彩画展”在上海海派艺术馆举办。此次展览是知名艺术家石虎辞世后的首个大型展览，也是其在2013年中国美术馆大展后的首次公开大型展览，更是石虎晚年绘画的第一次集中呈现，其中包括13米多长的纸本水墨《十八罗汉》、12米长的布面重彩作品《共华图》等一系列重要代表作品。

有奇趣的个性特点。马一浮说“寐叟章草，下笔险峻，波磔飞动，匪特近世独绝”。须知马一浮和王国维一样，也是素不喜夸人的一代硕儒。

嘉道以后，考据学勃兴，加之大量古碑器物出土，使晚清崇碑贬帖之风极盛。沈曾植的开创性贡献在于碑帖并治，如胡小石所评价：“前不同于古人，自古人而来，而能发展古人；后不同于来者，向来者去，而能启迪来者。”他的书写一展胸臆，又极尽变化，一下笔即厚重生拙，乍看以为不美，却一空依傍，把“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”（沙孟海语）。

一般而言，书家字讲法度，所以强调笔笔有出处；画家字讲趣味，故常以画法入书法，从而匹配自己的画风；学者字忌粗俗，当以书卷气为首要。至于帖学、碑学两派，前者崇尚雅正秀逸；后者以金石气为风尚。纵观近世书家，碑、帖各有侧重，惟沈曾植融会贯通，集众法为一法，具开派之功，这当然得益于其博综淹贯的学识。反观今日不少书家，对于技巧的掌握可谓不输前人，境界却难入上乘，恐怕只能在学养方面找原因。有些书家一笔“漂亮字”，味同嚼蜡，外行叫好，内行叹息，被称“俗美浮薄”一路的“写字匠”。沈曾植的存在，至少提醒了人们，字要写得漂亮不难，难在耐看，难在学邃，难在古厚。民